

董
桥

绝
色

【董桥作品】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色 / 董桥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5-1140-2

I. ①绝… II. ①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29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品 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王 睿

装帧设计：陆智昌

制 作：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8.625 字数：105千字 图片：52幅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 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

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

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分：“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分，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〇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〇，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

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

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

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 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〇〇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 Frederick S. 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还有一位是 Harry B. 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

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73	书信：书和信
79	那天我们说起湖滨诗人
85	谁怕维琴妮亚·吴尔芙？
91	艾斯特旧藏《绑架》
97	萨克雷和他的女儿
103	找几本吉卜林玩玩
109	海明威在巴黎
115	买一本镶着油画的书
121	萨塞克斯的来信
127	那些年我见过不少哈代
133	可是我们并没有输
139	永远的索菲娅
145	英伦访书偶得
149	藏书票琐忆
155	夜谭《天方》

161	固执的白杨树
167	时代的留影
173	老丁的星星月亮太阳
179	她说莎翁商籁是珐琅
185	她的理智，我的情感
191	会说话的插图
197	晚风中的杨柳
203	告诉我你过得可好
209	暹罗淘书三帖
215	德国那套老图录
221	铁达尼里有一本培根
227	比尔叔叔的笑影
233	伊利亚佚文杂掇
239	后 记

绝 色

去年在威尼斯结识的意大利老先生来电话说他刚去了一趟伦敦买了几本旧书几张藏书票：“终于有个卖画片的老朋友卖了私藏三款 Mark Severin 的春画藏书票给我，”他说。“老朋友记得他见过 James Wilson, 也见过你，说你收集最多西弗琳的春画藏书票，还有春画的草图！”我不记得这位卖画片的人了，一定是当年跟威尔逊去过他那里随便看看画而已。西弗琳的作品流传不多，我只收集了七、八十款；他的草图也少，不到三十张。“我还要想办法搜求他的春画藏书票，虽然不容易，”老先生说。“看在威尼斯 Piazza San Marco 的鸽子分上，你愿意卖一两张草图给我吗？”

我不想卖。这些精品随着岁月流逝成了遥远的绝响，保存一件是一件。老先生听了说不讲钱反而符合老规矩：“我拿一本绝版小书跟你交换，Lawrence Clark Powell 的 *Recollections of an Ex-bookseller*，你一定没有！”偏巧这本书我有。“看在 Pizza San Marco 那几个午后秋阳下的闲谈，我会奉送一张草图给你存念！”我说。电话那一头老先生的笑声像威尼斯河上的桨声，清爽，放肆，绵长：“我不会白拿，翻箱倒笼也要找出一款意大利名家画的春画藏书票送给你高兴！”

西弗琳一九〇六年生，一九八七年歿。比利时人，旅居英国多年，中岁寄寓布鲁塞尔乡郊，在安特卫普 Institut Supérieur des Beaux Arts 当过教授。这位艺术家艺术灵感真是无穷，一九四〇年代开始创作藏书票，一生完成四、五百款精品，网线铜版雕刻画和蚀刻画居多，春情题材是拿手，仕女玲珑，姿色妩媚，刻画毛发功力尤其非凡，背景树林、海洋、庭院、闺房、书斋也非常讲究，丝丝扣入人物的意态之中；性爱作品更是依靠阴

媚的浓情渲染阳刚的勃发，西欧艺评家说那是西弗琳独步的本事。七十年代中叶伦敦一位相熟的画商给我看了两款西弗琳的画作，我又惊喜又迷惘的心情跟威尼斯老先生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想买，他不卖。我向威尔逊打听西弗琳是谁，他说我问对了人了，他认识他好多年，家里集藏不少他的春画藏书票，还为几类专藏的经典向西弗琳订制专用书票：“了不起的艺术家！”

威尔逊的旧书店从来不卖西弗琳，说是款式虽多而印量极少，不忍割爱。我说我真心想集藏，他想了几天挑出一些卖给我，先是仕女，然后春画，断断续续吊着我的胃口，到我八十年代回香港他找到精品还不忘邮寄给我，价钱从七十年代的三、五英镑涨到十几英镑。有一回，他到布鲁塞尔去拜访七十几岁的西弗琳：“老头老了，眼力腕力都不容许他再创作，”威尔逊来信说。“美丽的妻子 Nina 尽管老了还很明艳，意态淡淡流露西弗琳画里仕女的遗韵。我买了他一些草图，分一些给你珍藏。藏书票他家里积存不多，也不肯卖给我了，说要留给儿女。”草图有的大的小，有画一半的也有画完整幅的，

威尔逊一张张烫平贴稳，分两三次空邮寄来，价钱跟他的藏书票差不多。

鲍威尔 Lawrence Clark Powell 生在华盛顿长在洛杉矶，父亲经营著名 Sunkist 甜橙，家道丰沛，家教也好，求学时代做过许多份短工，一度在加州 Jacob Zeitlin 的旧书店收书、包书、寄书，意大利老先生说的那本《鬻书琐忆》*Recollections of an Ex-bookseller* 一九五〇年初版，写的正是这段青葱岁月。七十年代出任加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写的 *To Newbury to Buy an Old Book* 倒是一九七三年印的。这两本书各收录一篇小品，前一本是我送我们家小姐到洛杉矶 Occidental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在三藩市旧书店买的，后一本是送小姐转回我的老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期间我在伦敦克里斯旧书店买的。

鲍威尔也在 Occidental 读过书，读完到法国第戎大学拿博士学位，出版论文论诗人 Robinson Jeffers。他在加大、哥大都教过书，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之后到亚利

桑那大学当英文系教授。似乎是个很豁达很开心的人，会吹萨克斯管，会弹钢琴，一边追女孩子一边跟同学在山乡农庄印书出书做出版生意，深夜回家喝咖啡读书用功。他说那年月前辈照顾晚辈，学问拾之不尽，他毕业了女朋友还在读大二，洛杉矶晶丽的阳光下她迷人的笑靥不输满树的甜橙也不输文学美术中最美好的画面：“Sweet God, souse me in literature!” 威尼斯老先生说《鬻书琐忆》写出大萧条时期美国小伙子欢愉的迷惘和无邪的企盼，“不带欧洲的半分颓废半分欲望”。

颓废和欲望都在西弗琳笔下刀下的冰肌云鬓里。“我想象不到他会这样勾勒女人的渴求，”老先生说。“亲爱的朋友，我埋怨你去年在威尼斯没有指点我去搜猎这份绝色！”我想起他的书房里锁着小小一柜子春画禁书，一本 *Memoirs of Fanny Hill* 还装了真皮封面烫了金色春宫！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说，早年伦敦拍卖行有一本皮面精装老禁书，封面烫金烫了密密麻麻一堆男性生殖器，拍卖行老板在图录上批注：“Straight-grained full gilt morocco”，直纹烫金摩洛哥皮革，“Richly tooled”！“tool”